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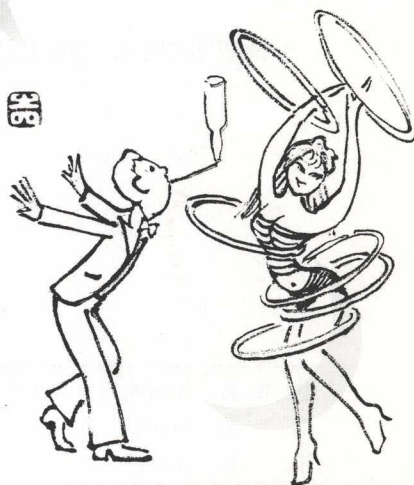
916

陈祖芬的中国故事 8

为什么 不呢

○ 陈祖芬 著
○ 河北教育出版社

I25
426



8

陈祖芬的中国故事

为什么 不呢

○ 陈祖芬 著

○ 河北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为什么不呢/陈祖芬著.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1.5

(陈祖芬的中国故事; 8)

ISBN 7-5434-4200-0

I. 为… II. 陈… III. 报告文学-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29224 号

丛 书 名 陈祖芬的中国故事

书 名 为什么不呢

作 者 陈祖芬

出版发行 河北教育出版社

(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

印 刷 河北新华印刷二厂

开 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 张 5.5

字 数 116 千字

版 次 2001 年 9 月第 1 版

2001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2000

书 号 ISBN 7-5434-4200-0/I·583

定 价 7.2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少儿不宜”	(1)
为什么不呢	(3)
电话里的声音	(11)
我是女的还是男的	(13)
或许可以不喊	(17)
排队无故事	(19)
我们这一代能学会排队吗	(22)
再说我们这一代能学会排队吗	(24)
我们应该更帅	(26)



一路冲我大喊	(29)
节前、节后、准节日及其他	(31)
亲密的尴尬	(35)
如果麦当劳是周林发明的	(38)
信封的痛苦	(43)
穿制服的信封	(46)
潘金莲爱上板车夫	(48)
追求惊喜	(52)
大热天穿长丝袜	(54)
从香港到北京有几条路	(57)
发言以后	(59)
人大大会堂的人和烟	(62)
世上本没有路	(64)
女人累了也想坐	(66)
关于树叶砸死经理的杂记	(68)
吃地毯	(72)
入关	(75)
再谈入关	(78)
先有车还是先有路	(80)
贺卡少了	(82)
游戏规则	(84)
服务市场的空当	(86)
特区“不特”之后	(88)
金融那敏感的神经	(91)
如果看见了葛优	(93)
圣洁的婚礼	(96)



嗑瓜子的宫女	(99)
不对内不对外的饭店	(102)
哈姆雷特的市场价	(106)
好吃不懒做	(108)
那感觉，特靓	(112)
优越起来的和优越不起来的	(115)
新的新石器时代	(118)
摇钱树	(120)
发现的快乐	(124)
雄起的岁月	(128)
在同仁医院大惊小怪	(131)
笑一笑	(136)
团团转一族，想看什么	(140)
直呼其名	(142)
男女不一样	(144)
红地毯	(146)
在广安门吃西餐	(1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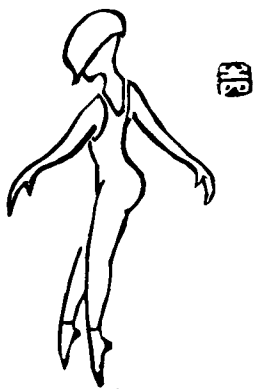


“少儿”不宜

重庆给我一种欲近还远、欲显还藏的神秘感。一座座山，像一道道屏风，叫我感觉曲里拐弯的好像掉进了迷魂阵。屏风是切断视线的一切再切再再切，那层层叠叠后边，好像深藏玄机。重庆给予世人的思索，深层次的思索，应是很多的。而且是浓缩的，浓得像川味的麻辣烫。

重庆的山，坦荡着胸，挺直着背，好像一座座风骨凛然正气浩荡的志士仁人的雕像。重庆的山峦、重庆的辣子当能造就壮烈的性格。重庆的“屏风”又好像注定会在这里活动着地下工作者，演绎出红岩这样的英雄故事。

7月20日晚到重庆，《重庆晚报》社邀我们明天去参观渣滓洞。同行的作家们说好。我说，我不想去。在市内只有一天，我更



想看看改革开放给重庆带来什么变化。

好像，一个孩子，一定更喜欢看美丽的童话。我一直去不掉这种孩子心态，也许这辈子也去不掉了。（这样的人怎么当作家？）我不想看到我们的志士仁人受折磨，我知道我受不了。

但是别人不知道，不会知道。

我只好坐上中巴，随大流去了渣滓洞。我看见八岁的小萝卜头被害前，还捏着他最心爱的那支红蓝铅笔。小萝卜头那对那么清亮明丽的大眼睛，哗哗地流着泪——不不，是我哗哗地流着泪，久久地望着小萝卜头，知道此一去便是诀别。终于抹去了又抹去了眼泪，人呢，他们呢？作家们早走到前边去了。

我赶上去，看见罗进文烈士牺牲前，在一页俄文书的一行空白处写下的临终遗言：“老宋处尚有一万元，望兄等分用。心绪尚宁。望你们保重奋斗！”我读那俄文空白处，读那一万元的分量！而他还心绪尚宁！我颤栗起来，抽泣起来。

我不希望我的文字里，出现那些本来就不该来到这个世界的词汇，我不愿在文章里提及我在渣滓洞看到的酷刑。我走出渣滓洞走到1997年7月的阳光下，还是颤栗，还是不住地抹眼泪擤鼻涕，直擤得头痛，痛了整整一天。

渣滓洞，好像对我这样的“少儿”不宜。我想，对少儿，最好给他们美丽的童话，给他们真善美。丑恶和残酷，至少，是不是在举行了成人仪式以后，再让年轻的心灵面对？

而我但愿我一直不成人。

我敬佩英雄。重庆的山峦都使我感觉着英雄气。我但愿英雄的重庆，有一个美丽的明天，像童话。



为什么不呢

我不想改变自己。

但是我不能不改变自己了。

我上街再饿也不上饭店的。真的，一个人走进饭店，煞有介事地坐下来，叫住服务员点菜，又费时间又费钱。尤其是，我一个女的上饭馆这算什么？如果是男的就可以。这当然是一种封建观念，男女不一样的观念。不过，好像男女是有点什么不一样？

现代女性们在笑我了。不过我就是我。

我其实是一个弱者。一个包括体质在内的全方位的弱者。经常处于心有余而力不足的哭笑不得的局面。我前两个月在王府井新华书店买书。从文学类走到经济类，从一楼走到三楼，从北京出版社走到湖南出版社（三楼有各出版社的专柜）。走遍中国出版界，再提着一包我择优录取的书籍下楼，深感“手无缚鸡之力”意味着什么了。

我望着远处的电车站。这个车站眼睛够得着，而脚是够不着



的——我再也走不动了。以前我从书店出来，终究还能用身子拖着双脚，或者说用双脚拖着身子回家。这次不行了，只想席地坐下。我的视像里，就好像 30 年代的默片似的，在整整一个屏幕上突出地印着一行字：

要是有一个地方能坐一会儿就好了。

只有一种地方可供坐一会儿——饭店或小吃店。

那么，我，一个女的进饮食店？

只有这一条“活路”了。去吧。为什么不呢？我暗自好笑：人往是到了不能不变更的时候才变更。

王府井哪里有饮食店？任何事物，只要是自己毫不关心的，那么在主观上就是不存在的。对于我这个“主观唯心主义者”来说，在此刻之前王府井就是没有饮食店的。在此刻我想找饮食店的时候，竟意外地发现——不如说是哪位神仙知道我已无法举步，突然为我变出了一个饮食店——就在书店隔壁！

噫——！别有洞天！

我走向那个像超短胡同似的通往饭店的过渡地带。怯怯地，怪不好意思地，浑身不自在地，就差犹抱琵琶半遮面了。上个饭店竟至于此，连五四青年的解放度都没有，还一天到晚写观念的变革呢！

图



超短胡同口有个牌子，写着“冷热饮”三个字。我很松了一口气：那我就用在正式饭店里危坐了。在“冷热饮”的店里么，随便吃点什么。随便，也是人生一乐。嗨，这么大的一个店堂！在王府井这种寸土寸金的黄金地带，居然还有这么一个清静、开阔

的所在。这不，一、二、三、四……十几张桌子，而没有一个顾客。中午十二点钟的时候居然没有一个顾客！

我在这似乎属于我一个人的世界里，可以选择这里的任何一个座位和这里的任何一种食物。我需要输入卡路里。我的脚要走路。我的手要提书。



我要了一杯咖啡和两块点心。在这里能权充饭吃的，似乎也就是这两种干点了。其他虽有很多饼干、蜜饯的，但对于受了累、出了汗的人，只能望而却步。

是不是顾客都望而却步了？我相信在饭店顾客中占绝对优势的男性公民，是很难对这些甜甜蜜蜜的蜜饯和干巴巴的饼干表示厚爱的。

可惜了这个黄金地带的洞天！

我知道外省人要想在王府井租下一个小店面，每一平米就得一笔令人咋舌的钱。我知道王府井新华书店门口，天天都有好多人靠墙站着吃“风送包子”。民以食为天，顾不上体面。这个拥有十几张桌子的洞天只要稍微增加一点品种，哪怕是夹着风沙的包子，也可以吸引多少顾客！

为什么不呢？

为什么不想创造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人生价值呢？

未必是这个店里的同胞们独独不想创造。而是创造了又怎么样，不创造又怎么样？有没有生意、赚不赚钱和职工利益有什么关系？

必须从不竞争也能生存走向不竞争就不能生存，社会的全体



细胞才能活起来。

过了些日子，我到西四去买书，然后从西四到新街口。但是，没有精力直上新街口书店了。我又是提着一包书，又是深感“缚鸡”难，又是到中午吃饭时间了。出现了一次历史的重复。我记得马克思说过，任何历史事件都要出现两次。第一次是以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以喜剧出现。上次我一个人茕茕孑立、不无悲哀地望着凄清的洞天，那么这次呢？

我 60 年代的时候常来新街口，清楚地记得这里有一家卖担担面的小饭店。就是那儿！和 60 年代时一样大小，一样拥挤，一样沸腾，一样在门外排着长队。店里的一个个人像锅里的一根根面条。店外的长队像掉在锅外的一根面条。依旧依旧，一切依旧。使我在刹那间产生一种错觉，分不清这是在 1988 年，还是在 1968 年？

生意这么兴隆，行人这么需要在这饭店里吃面，那么这家饭店为什么不吃掉附近一个店铺以扩大经营呢？

为什么不呢？

或许，非不为也，是不能也。大鱼怎么可以吃小鱼？不同行业之间怎么可以吞并？生意做得再大职工未必多拿，等等。或许。

这家二十年如一日的面馆，使我越发地觉得自己不能依然故我。我决然地走进一家写着“手工饺子”的饭馆，又愕然地停在门口了：一圈顾客围着看一个顾客和一个服务员吵架。围观的或是静坐的顾客倒也安静。似乎这儿并没有什么不和谐音。吵架么，多了。吵完架总会有饭吃的。

我比进来时更加决然地退了出去。我不想知道吵架错在何方。我只知道不该吵架。骂人就是犯了侮辱罪，应该罚款。

那些顾客又为什么能这么心平气和地承受这不知多少分贝



的噪音和观看这有碍观瞻的场面？“我独不解中国人何以于旧状况那么心平气和”——鲁迅又在愤愤地写了，题目叫《这个与那个》。

于是，饺子馆可以继续举行常规的吵架。

于是，面馆外照例有剪不断理还乱的长队。

于是，王府井新华书店外站着吃“风送包子”的人们，形象地谱写民以食为天的谐谑曲。

于是，我走出饺子馆后累得但凡有一个能小坐的所在便会心驰神往了。

一阵立体声音乐把我没头没脑地吸引进一个窗纱、壁灯加高音喇叭、低音喇叭的饮食店。只有一个顾客在愣愣地喝一杯什么。难得雅静！有什么吃的。米饭炒菜。不，我虽然决定改变一下自己，但也不想改得正儿八经地上饭馆。再说也确实吃不下正餐。那么，有咖啡吗？好，一杯咖啡。

咖啡立刻放在托盘里端来了。这么小的一杯，简直是一口干。

不过，要紧的是能有个地方坐一会儿。

人在什么样特定的环境下，就有什么样特定的要求。我现在对生活惟一的要求就是——坐一会儿。

窗纱把纷杂的街道“淡出”了。屋顶上变幻着五彩的灯。我在幻觉中感到自己的两只耳朵分别是两只高、低音喇叭似的。很好。服务员姑娘们都有可掬之笑容。现在人怎么都长漂亮了？也许人用立体声音乐浸泡，一日数次，一次若干分钟，或遵医嘱，便可抗皱美容。实在说来，这几年人们不用都为储存过冬大白菜倒腾一冬了，也不用再怕丢失副食本而买不到鸡蛋、白糖了。俱往矣！中国人的翻身解放还看今朝。



看今朝，这店……店里的椅子套怎么那么脏？唉呀，一个个椅子套都那么脏！亏得桌布是白净的。那么，为了唤回美好情绪，把视线聚在桌布上吧。但是我的视像里又好像放映默片似的，在整整一个视觉屏幕上突出地印着一行字：

所有这些椅子套为什么不能洗干净呢？

漂亮的服务员姑娘走来收那杯咖啡的钱了。价钱也很漂亮——一元五角一杯。

一元五一口干。

我看看店堂，依然只有刚才那个顾客和我。他还在发愣。我还在发痴。店堂里的音乐换成了一支伴着猫叫的乐曲。录音带里的猫大概终于闻到了饭香，所以喵喵呜呜地直叫。那不，虽然没有顾客吃饭，但是三位服务员吃起饭来了。

到了吃饭的时间，服务员自然也要吃饭的。

到了吃饭的时间，饥饿了的行人们到哪里吃饭呢？

我走出这家叫人不敢问津的饮食店，仰头看看招牌。嘿，叫“吃吃看”。好名称！不过，是不是改成“看看吃”？看一看价格再吃。吃，吃，吃不起的不要吃。

当然还是会有顾客的。我走的时候进来了几个外省男子。他们自然不会只喝一杯咖啡的。我为他们担心了——有，有，有足够的钱吗？

我并不后悔我那一元五。除了这



个“吃吃看”，我哪里还找得到坐的地方？

万幸呢！何况这一元五买下的岂止是一

杯咖啡？还有虽然脏但毕竟舒适的靠椅，

伴着猫叫的立体声，“淡化”外界的窗纱

和可掬之笑容。要不我怎么会长出了缚

鸡之力，可以上新街口书店了。

当我终于提着书走出书店的时候，

我相信我搜索枯肠也找不到刚才那杯

“一元五”的影子了。现在我是真的饿

了。我不能再咖啡来欺骗我的肠胃

了。真的不能故我了。我匆匆地“跌”进了对面的一家个体经营的饺子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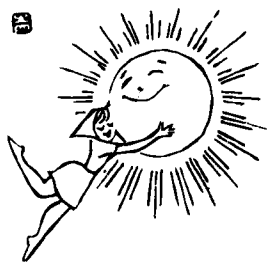
个体饭店的经营者，是饭店货真价实的主人。也就是说，拥有对饭店财产的所有权、支配权和使用权。也就是说，饭店的一盈一亏都和经营者的利益直接相关。端盘子的姑娘是殷勤的，饺子立刻就端上来，倒好像这是一种方便饺子，用开水一冲就能吃似的。在个体饭店，不存在体制问题，也用不着号召树立主人翁思想。只是，这位端盘子的主人的白罩衣上，怎么脏得一块块油黑的？她那长裤上则是一片片的白面粉。倒好像上半身是从煤铺里出来的，下半身是从面粉堆里出来的。

我看看顾客们。没有人注意这黑和白的问题。饺子管饱，解馋，行了。

顾客没有对环境、气氛和服装整洁的要求，自然个体饭馆就不用再提高服务水准了。

可是，为什么不呢？

我的脑子里又放起了默片，上面印着一行字：



中国人为什么不应享受更好的服务呢？

文章写完了。想到我写的毕竟是前两个月的事，而两三个月里是什么事都可能发生的。现在既有二十年如一日的场景，又有“一天赛过二十年”的变革。有些事所以一成不变，其实不是变不了，而是不想变。等到不能不变了，想变了，也就说变就变了。

我决定再去王府井新华书店旁边那个“洞天”一游。我走进去——应该说 I 走不进去了。因为里边人挤人的，饭店服务员只好在门口摆桌开票。上次我来时不是空无一人吗？不知哪方神仙又在开我玩笑了，一下变出了这么多顾客。我赶紧对我的“脑库”进行检测——信息分析和信息处理大抵正常。那么我倒要看个究竟了。我像障碍滑雪运动员似的一下往左，一下往右地侧着身子绕过一个个人体障碍，这才进到店堂。哦，啤酒、面条、各色冷菜。敢情！

我文中提及的另四家饮食店是不是也令人刮目了？但愿。



电话里的声音

写下这个题目，就觉得好像要写一部惊险电影。惊险电影里，常常有这样的镜头：银幕上只有一张嘴，对着一个电话筒，用一种低沉阴郁的声音传达一个罪恶的命令。

我的电话线的那头传来这样的声音时，我脑子里就演绎起电影故事来。虽然人家讲的是好事，实在是好意。但是那声音，为什么使我想像着一张嘴对着一只话筒的镜头？

我的一个业余爱好，是电话机。前不久从《参考消息》上看到一篇文章，说美国 1996 年的时尚是一个家庭有两个电话号。我想，我这个发展中国家的人，很前卫地比发达国家的人先走一步。我家在 1988 年就有了两个电话号。从 1988 年到现在，北京的电话业正是在这八年里蹿火苗似的发展，直至发展到今年 5 月 8 日的升为八位数。然而八年前的北京人，家中有一个电话号已是佼佼者。我偏要两个号。常有人把眼睛瞪得像那种老式电话上的手拨的圆孔：你干吗要两个号？

